云游村庄的陈篾匠

□地米

我是个健忘的人。关于在舅父家度过的童年所接触的那些人和事，如今在我的记忆里都已经很模糊。然而一个跟舅舅差不多大的年纪、类似于武侠小说里的人物，却活生生地留在脑海中，岁月经年，挥之不去。

如今，高坪村人也已多年未见到他了，不知他是否还活着。

光光的头，圆圆的脸，两腮密布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坑，皮肤像将熟未熟的卤肉；无论数九寒冬还是炎炎酷暑，一年四季都穿着一件对襟的粗布衣服，也不扣拢，露出圆圆的肚腹，两根裤管仿佛两只肥大的孔明灯，在空中飘来荡去，巨大的裤腰往肚脐下面抄拢，然后往里一头扎了进去，整个人活脱脱一个寺庙里的弥勒佛。

高坪村的大人们都随了小孩叫他陈伯伯，背地里却又都不约而同地叫陈篾匠，孩子们跟着叫，也没有人制止和指责。

没有人知道，陈篾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家在哪里，茕茕孑立，仿佛一个无父无母无子无女的人。

陈篾匠是靠吃百家饭过活的。东家住三天，西家呆五天，一年的日子就过去了，神仙般的逍遥。

然而陈篾匠从不吃“空饭”。他有一门编制竹器的好手艺，编背篼，编烘笼，编凉席，编晒簟，还懂点小医术，治点伤风感冒，会些推拿按摩。

高坪村民风质朴，人们都同情这个无依无靠的人。无论家中多穷，也无论活计多忙，从来没有人给过陈篾匠脸色，走到任何一处都是笑脸相迎，陈伯伯长陈伯伯短地叫个不停。高高兴兴地把他请进屋去，煮给他饭吃，泡给他水喝，烧给他火烤。夜深了便送上一盆滚烫的洗脚水，安排床铺让他睡下；一早醒来则叫唤自家的孩子端上洗脸水，然后请上火铺吃早饭。即便偶有不快，也从不表露出来，于面子上给他应有的尊重，愿住三天就住三天，愿住五天就住五天，住腻了，便又高高兴兴地送他出门，去往下一处人家。

只是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来，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离去。

有时候，逢上主人既无竹器可编，又无病症需治，陈篾匠也不会闲着。这时候他便给主人照看孩子，帮主人剥玉米，晒黄豆，实在无事可干就看家护院。无论怎样，陈篾匠是从不下地干活的。也许在陈篾匠看来，地里的活儿都是粗活，而自己干的都是些技术活。

大人们对陈篾匠的尊重，加之陈篾匠一年四季均只穿一条衣裤，再冷的冬天都敢冲凉水澡，小孩子们也都对他心生畏惧。谁家小孩不听话哭泣，只要说一声陈篾匠来了，那小孩一下子便停了下来，不敢再哭了。

陈篾匠还有一种让人匪夷所思的习惯：生吃鸟蛋和小动物的幼体。有时候是孩子们掏到的一窝已经“怀孕”的鸟蛋，有时候是孩子们捉住的一窝刚刚孵化出来的小鸟，有时候则是孩子们找到的一窝刚刚出生的老鼠。鸟蛋里的小鸟有些已经成形，可以看见眼睛和双翅，刚刚出生的小鸟和老鼠则周身红红的，骨头在嫩皮里不停蠕动，整个身子躺在手掌上不住地发抖。

一只只小鸟或老鼠在陈篾匠的嘴边挣扎，随后一骨碌滑进了他巨大的喉咙，只在嘴唇留下一些鲜血…

…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光影流年

□刘成

最早的时候，老城那座露天体育场还没有被砖墙围起来，泥土地面终年杂草丛生，狗尾巴草在夏夜晚风里轻轻摇曳。附近只有零星的小吃摊和几棵笔直葱郁的老榆树。

20世纪80年代的某年夏天，体育场连续放了好多场露天电影。撑开的白色幕布，风一吹就微微鼓起，像一张巨大的船帆。我和我哥就早早站在人群里，踮着脚尖眼睛一眨不眨地望向幕布。我手里攥着五分钱买来的橘子味冰糕，小心翼翼地舔着。电影情节太令人沉醉，等我想起来时，冰糕已经化成糖水，流了满手。那时期那么多电影来来去去，唯独《检察官》里的李默然，像刀刻在我记忆里。他穿着挺括的检察制服，说话时声音浑厚，每个字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奇怪的是，剧情早已模糊，连电影是黑白还是彩色都记不清了，可他一出场时那种凛然的气场，却越过四十多年的时光，依然清晰。后来才知道，那是话剧演员特有的舞台感——他不必靠台词，光是站在那里，就是戏。

另一部记得清楚的是《妈妈，你在哪里》。那个年代的主旋律片中总有革命者骨肉分离。小男孩寻母的旅程漫长而艰辛，爬火车、睡草堆，脸上总挂着泪痕和煤灰。宋春丽饰演的母亲直到最后才出现，镜头不多，但她一笑，整个银幕都亮了。不是少女的明媚，而是历经磨难后依然温润的母性光泽。她伸手抚摸孩子头发时，旁边的哥悄悄抹了抹眼角。

真正让全场泣不成声的，是后来在大会堂电影院里看的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那是小城第一家室内影院，也是县领导开大会的场所。硬木座椅，高高的天花板中央挂着一个巨大的红色五角星，周围缀满星河一样的明灯。父亲从电影院回来，眼睛红红的。他摸着我的头说：“那孩子太可怜了，这么小就没了妈。”其实母亲去世那年我刚满十三岁，本该对这样的故事最敏感。可当银幕上的小男孩哭喊着妈妈时，周围抽噎声此起彼伏，我却怔怔地盯着光影流动——那些撕心裂肺的哭喊太过用力，反而让我觉得隔了一层什么，触不到内心。很多年后在许多台湾艺术电影里重逢黄贵媚，才发现她在杨德昌镜头下的表演如此克制，几乎看不出表演的痕迹。原来同一个演员在不同导演手里，可以是截然不同的质地。

那个年代的电影院像个魔法盒子，每次掀开都有新的惊喜。《少林寺》里李连杰的棍法飒沓如流星，男孩子们第二天都在院子里比画醉拳。丁岚牧羊时的回眸让我第一次懂得什么叫惊艳——青春少女的她即使穿着粗布衣裳，回头时眼睛依然灿若晨星；《杜十娘》中，潘虹把百宝箱里的翡翠簪子、夜明珠等一件件抛向江心，年幼无知的我急得直跺脚。

《城南旧事》是我心中最接近完美的电影。小英子那双清亮又迷茫的眼睛，比任何台词都更能说尽成长的惶惑。最难忘的电影插曲《送别》，“长亭外，古道边”的歌声响起时，整个影院突然安静下来。卖冰棍的老太太停下吆喝，追逐打闹的孩子也停在原地。暗黑中的幕布微微晃动，像就要启程的船帆，而坐在下面位置上的我，却久久不愿起身离开——仿佛一起身，童年就真的结束了。

漂泊半生，归来不再年少。当感受了无数人间现实的悲欢离合，电影里角色的命运我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感同身受时，才开始无比怀念，曾经那个手里攥着融化的冰糕，踮脚张望的痴痴少年。

（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

三孃

□廖浚杰

沱湾街的老三孃去年满九十了。她和奶奶年岁相仿，是舅舅的伯母。没有血缘的牵扯，这是按姓氏论资排辈的结果：谁让三孃和我是本家，三孃的老公和母亲又是本家呢。

称呼一位走路拄拐、对话都要贴着耳朵的高龄老人为三孃，绝不是件占人便宜的事情。任凭她的白发垂了多少丈，皱纹添了多少道，这位爱说笑的老顽童，都担得起这声称呼。“二娃，二娃，倒着爬。”这是她独独对我的招呼。散步归来的她，经常这样逗我，把我引到她家去。

三孃家不大，却收拾得亮堂整洁，一进门就能闻见她身上那股清冽的风油精味。家门口摆了两把铁靠椅，一左一右，供过路的邻居歇脚闲聊。进门的墙上挂着几张她和儿子的合照，墙根叠了几张折叠凳，红漆的茶几上通常摆满了糖。

除了去她家做客，散步也是常事。一老一少，一前一后地在路上，笑声总追着我们走，从沱湾街踱步到外转盘，从日落西斜走到月亮爬上来。“呀，哪来的水滴在我头上？”夏天的我爱仰着头走路，时时刻刻提防着空调水。三孃见状，就扶着我的后背笑道：“天要落下来喽，你怕不怕？”不等我回答，便又说：“天塌下来有老汉来顶，你长得矮，轮不上！”我听了便努力地向上蹦啊蹦，蹦到三孃肩的位置，然后大声喊：“我可不矮！”

慢慢地我便不需要再蹦了。逐渐长大的我随着三孃学会了蒸蛋，最拿手的是煎麦粑。面粉、鸡蛋、盐调成面糊，往锅里一搁，热气就裹着香味飘了出来。做完作业的我经常扎进厨房，在一阵锅碗瓢盆进行曲后，揣两块煎好的麦粑，朝三孃家跑去。

个子越长越高，课业越来越重，我去找三孃的次数也越发地少。每次经过我家门口，她的声浪还是和从前一样大：“二娃，二娃倒着爬。”从前她用这句话逗我，后来她用这句话来逗我的表弟，舅舅家的老二。表弟也成了三孃家的常客。若是三孃同时看见我俩，就会改口来逗：“二娃，二娃倒着爬，两个二娃，一起爬。”如果时间慢些走，这条街上指不定还会有多少个二娃。

年岁日增，儿女不在身边的独居老人，终究活得费力。在三孃搬去和儿子同住后，她的生活主要是由她家老二照料。只是不知道这个老二的童年，有没有受过“倒着爬”这句话的挑逗呢？许是习惯了一个人过，又或是怕给儿女添麻烦，年近九旬的三孃，竟自己提出要去养老院，好在精神头还算足。

我最近一次见她，也是在许多年以前了。“二娃，二娃，倒着爬。”隔了老远，熟悉的声音再次在耳畔响起时，我回头望去，三孃拄着拐杖站在街上。见我奔来，她自己先摆了摆手：“三孃的耳朵听不见了。”我弓着腰，凑到她耳边喊：“三孃！”她望着我，拍了拍我的胳膊笑着说：“二娃，你看，三孃长缩了哟！”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能懂的诗

菊花开了（外一首）

□廖诗林

菊花在墙根儿开得正好
老张路过说，该剪枝了
没人搭理他

晒坝的晾衣绳挂着旧床单
风一来
它就拍拍那些黄颜色

街上，卖糖炒栗子的三轮车
卡在减速带上
颠出甜滋滋的热气

穿校服的女孩蹲下来
她的影子盖住一只蚂蚁
“瞧，花瓣在动。”

这时候
夕阳正从楼缝里漏下来
轻轻接住了所有的黄

叶片上的水珠

天微亮
你收集整夜的星星
在叶脉的岔路口
保持站立

麻雀们争吵时
你抱紧自己的光
等风过来
与那些晃荡的对话

最怕阳光爬上来
带你跳跃
从绿滑梯跌落
钻进泥土里

当叶尖微微颤动
那是你留下的
正在淡去的
我的心事

（作者系重庆市武隆区作协副主席）

村小，村小

□李举宪

这座村小很古老，年轻时
我在这里待过几年的时光
我喜欢这里的夜，除了我
就是月光
有时我从木楼上下来
在梯坎旁坐着，看月光拾级而上
当它爬上小小的土操场边
一架古钟上，是那么憩静
晚钟歇息了，白天它准时催学生
进教室去读书，又告诉他们放学
放学后我独自一人守校
自己煮饭，种菜办园，读书
那时我还不会写诗
却过着诗一般的生活
我离开那里已三十又一年了
听说已不办学校了
卖给了一户村民做民房
三十一年了，我没回去看过它
想抽个安静的时间
去看看它，与它一起悲
与它一起乐，把我的如今告诉它
再与这农户聊聊天
嘱咐他们一定好好对待它

（作者系重庆市新诗学会会员）